

# 美国华裔公民的政治地位

张鸷远\*

近年来,美籍华人作为美国多元社会的重要成员,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善,部分精英甚至开始在美国高层担任要职。但整体上,华人仍然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远未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如何通过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成为当前在美华裔公民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一、华裔在美国的政治现状

一百多年来的美国华人历史,大部分时期都处在美国排华法律的阴影之下。1965年成为美国华人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美国政府修改了移民法律,取消了偏袒欧洲裔移民的名额分配制度,此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使逐渐式微的美国华人社会重获生机,在19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人数增长最快,而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数民族社群。华人社会实力的成长刺激了华人对自身政治权利的关注,参政的热情与成效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籍华人口已超过日裔,居在美亚裔人口的首位。到80年代末,美国华人口估计已超过160万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民族之一。据1991年6月美国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人为164万多人,若加上尚未正式算为美国华人的印支华裔40万人,美国华人总数不下200万。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全国人口从1990年的2.49亿增长到2000年的2.81亿。其中,亚裔人口增长率为4.2%,仅次于墨西哥裔,居美国人口增长第二位。相关资料显示,自1970年以来,亚裔人口已经增加一倍,预估到2020年将增至2000万人,占全美人口的6%。<sup>1</sup>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7月为止,美国共有亚裔1440万,占美国全国人口的5%。从2004年到2005年,美国亚裔人口增长率为3%,是

美国各族裔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中,华裔最多,约有330万。美国亚裔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在25岁以上的亚裔人口中,49%的人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20%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而全美相应的平均比率分别只是27%与10%。从经济方面来说,美国亚裔人口2005年的中位收入为61094美元,在美国各族裔中排名最前。<sup>④</sup>

就整体而言,华人作为美国亚裔最大和最有可能成就的族群,其政治影响力远难与其人数、专业和经济实力相比。在2000年大选前,在联邦875个法官中,亚裔仅有7名,只占0.8%。1998年克林顿政府里有250个内阁或次内阁职位,亚裔只有2个,占0.8%。在美国前500家最大企业主管中,只有一位亚裔担任自己创建的企业的主管。即使是在亚裔擅长的学术界,亚裔在大学里当管理人员的机会远远不如黑人甚至西裔人士。在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员比例中,黑人的比例是21%,印地安人是20%,白人是16%,西裔是13%,而亚裔则只有6%。单从数量上看,近年华人担任各级政府公职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些参政者多是直接在美国两党政治势力范围内发挥影响力,或直接打入美国主流政治即“白人政治”,并非以华裔族群的政治代言人身份出现。

《亚洲周刊》2001年在美国做过社会调查,提出21世纪美国人关心的老问题之一是: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华人是否享有与欧美裔人同样的权利不受种族歧视?问卷结果是:1/3的受调查者认为,今天的华人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不受歧视;

\*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学院政法管理系。

<sup>1</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Age of Muslim Wars", *New s week* (December 17, 2001), pp. 42- 43

<sup>④</sup> “美国亚裔中等年收入61094美元,为各族裔中最高”。<http://news.chinesewings.com/cgi-bin/site/iceg?id=20070317183566926>

另外 1/3 的回答是华人地位有所改善,但还没有与白人平等;还有 1/3 的人则认为华人仍然受到排挤和歧视,其地位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一样,远远落后于白人。<sup>1</sup>可见,华人要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美国的社会结构是以政治的民主参与为核心的。华人**不参与政治,就会永远处于结构之外,或受到“结构性排斥”和“结构性歧视”**。根据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3 年编辑出版的《少数族话语》少数民族的界定是:“指那些由于某种机制的作用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挤出社会之外的群体。”<sup>④</sup>在美华裔无疑处于少数民族的尴尬地位。美籍华人无论在美国居住多久,其中多数人与大陆、台湾和香港,都还保持一定的联系。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移民在美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美国“国民意识”不纯、他们对华人的美国“忠诚性”表示怀疑,这使美国华人的“美国情”大受伤害。在美华裔经常感到一种“双重国民意识”的矛盾心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被看作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的眼里则“永远是中国人”,政治地位比美国黑人的还要低得多。

## 二、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

绝大多数美国人同其母体民族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学、宗教和其他文化传统,民族根基只好建构在肯定与母国分离和奠定宪法构架的政治认同原则的基石之上,通过信奉自由、平等和确立在意见一致基础上的政府,认定自身为一个民族,而其人民的民族性,得自他们与这些原则的认同。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长期以来被比喻成“民族大熔炉”,即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到了美国都会被“融化”为美国人,融合进新的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体中去。或言,美国民族就是由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民“融化”而成的新整体。美国政府长期为欧洲移民,尤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控制,新的移民却在不断改变美国的种族构成,美国的政治精英长期把美国描绘为一个“大熔炉”,意思很清楚:美国人的组成虽然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但它所持有的政治制

度和生活方式都能够使新来的居民脱胎换骨,融入“主流社会”,所谓的“大熔炉”不过是白人精英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种族的工具,是欧洲本位的美国文化的集中表现。尽管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会废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等条款,对各国的移民政策确定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排外主义依然没有绝迹。这同历史上的排外主义毫无二致,其目的是要限制有色人种的移民,要求入境的外来移民归同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白人文化,削弱或瓦解业已形成的民族多元化的格局。具有歧视性的白人至上的移民政策严重阻碍了华人获取政治平等的权利。曾因“间谍罪”蒙受不白之冤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不无感慨地表示:“如果我不是一个中国人,我永远也不会被冠以间谍的罪名而被起诉,也不会受到刑罚的威胁。”

除外部社会对亚裔和华人政治参与的有意识的排斥构成华人参政的有形屏障外,华裔自身参政意识的薄弱则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美国华人大多视政治为畏途,宁可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也不愿涉足政治。同时,华人在政治上团结互助的意识也不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受东方传统影响,自己排斥自己,认为美国政治是“美国人的事,与我无关”,而不参加选举投票。据统计,在以往的大选中,华裔的选票仅占华裔人口的 40%,远远不适应现代华人政治发展的需求。另外,帮派体系、秘密组织也严重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内部团结。在美国华人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的相当部分移民,由于历史、地域、语言等因素,不团结现象十分严重。与其他族裔集团相比,华裔素有“一盘散沙”的名声。各地社团、会馆派系林立,构成复杂,削弱了华人参政的力量,破坏了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令华人自陷孤立而难以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 三、美国华裔意识的觉醒

美国不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民族,而是一个由

<sup>1</sup> 陈鸿瑜:《迈向 21 世纪的美国家人市民社会之变迁与发展》(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0—228 页。

<sup>④</sup> 李小兵:《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年出版,第 203 页。

多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于是,种族性包括他们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成为区分美国人的主要标准。一个种族集团的政治成熟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参政参选的意识,直接影响着该种族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少数族裔要想取得更多平等的政治机会,必须积极参与政治投票,特别是在大选战况胶着之时,在两党追逐极为接近的情况下,其选票往往可产生“临门一脚”的效应。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也使选举避免变为简单的群体统计的危险。现行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增加了一些地理上集中、凝聚力强的少数种族的政治影响力。以犹太裔投票者为例,犹太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 3%,但是在纽约州中占 14%,纽约州拥有全国第二多的选举人票,显然,在现行“选举人团制”下,纽约州犹太人的投票重要性大为增加。<sup>1</sup> 美国犹太裔的政治地位也可谓是犹太精英实力的大展示。虽然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 3%,但在媒体精英中,占了 23%;在企业精英中,占 8%。正是靠着这样的实力,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呼风唤雨。与华人选举的态势不同,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犹太人、爱尔兰后裔,在历次总统选举中都能形成一个多数。其结果是,这些少数族裔的选票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必争之地。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争着声明和证明“本党代表了黑人和犹太人的利益”,以换取黑人和犹太人的选票。在取胜以后,被黑人和犹太人“送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往往积极推行有利于黑人和犹太人的政策。

从政治献金案到李文和案,亚太裔尤其是华人开始认识到,必须走犹太裔、爱尔兰裔甚至黑人那样团结一致、积极参政的道路,才能让社会听到华人社区的声音,显示出华人集体的力量。

华裔意识的觉醒与华人精英“整体效应”的显现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旨在争取美国华裔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华裔公民关于 1980 年大选政治宣言》的被采纳和“华裔政治委员会”(1987 年 3 月 6 日)的成立,体现了华人的角色开始由以往的“寓居”客人向“久居”的主人转变。在 90 年代,以陈香梅、田长霖等华人社会精英为首,组织了一个有 100 位华人工商界领袖、媒体文艺界巨星、科技界泰斗和

华社杰出人物参加的“百人会”。其目的是加强对华人参选参政的领导,促进美国华人社会内部的团结,集中和统一华人社会的声音,建立与美国政府和其他族群的对话渠道。“百人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华人参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 2000 年大选之前,田长霖、陈香梅等华人社会精英发起组织了“80—20 促进会”。其宗旨是集中亚裔的选票,要求 2000 年总统候选人做出政治承诺,在当选后彻底调查社会上对亚裔的歧视现状,并制定出改善措施。同时,任命更多的亚裔担任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打破压在亚裔头上的“玻璃天花板”。<sup>④</sup>

尽管促进会支持的候选人戈尔没有当选,但亚裔群体第一次显示了整体的大选倾向性,使此后任何美国政治家都必须认真对待亚裔群体的政治倾向。在 2000 年大选时,骆家辉州长竞选连任成功,联邦众议院首位华人议员吴振伟也顺利连任,赵小兰成为劳工部长,是美国华人史上第一位部长,多位华人出任各级政府要职和议会议员。对华人而言,2000 年大选意义重大,不仅多位华人出任各级政府要职,更重要的是华人对参选参政的热情空前提高,提出了在全国范围整合选举资源,并且采取联合其他亚裔的策略。在 2000、2004 年总统大选中,华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整体上仍有巨大差距,在美国的政治文化版图上仍没有体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华人的政治观念与对以往文化行为的审视中,形成合力,利用现有选举制度积极参政,无疑将有助于华族整体权益的保护与政治地位的提高。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华人选民人数的增多,预计在 2020 年左右,华人选民的数量将与犹太人大体相当,若华人的选举资源能像犹太人一样整合,则其政治实力将对美国政府的施政产生重大影响。◎

<sup>1</sup> Stephen J Wayne,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1992: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2, 295

<sup>④</sup> “克服分裂危机,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美][世界日报], 2000 年 4 月 8 日